

近思录

卷一
四册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注序

道在天下亘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
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
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
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
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闊
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
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

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閒義旨淵微非注不顯攷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疪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

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濬祐
聞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
略近世有周公怨者因葉氏注以己意別立
條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
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
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早歲先人授以朱
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
無成目置是書案頃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
病近本旣行原書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

因仍原本次第袁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注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注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局發鑄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乾隆壬戌九

月丁巳朔婺源後學江永序

卷之三

三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注凡例

一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各卷中以所引書爲先後一條或及數事全文不可破坼也淳祐中葉采進集解尙仍原文近世周公恕分出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呂之意新安朱氏刊本仍之題作吉水李振裕宛平高齋重編皆非其實其間譌謬益多有節去本文有以本文作分注以葉注作本文者此書遂不

可讀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以還其舊
一原本十四卷各爲事類而無篇目朱子嘗
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近本題篇目如第
一卷題云道體篇亦非其舊今本語類近
思錄逐篇綱目一條注於卷首俾各篇有
總領仍不失朱子之意

一朱子文集語類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
彙爲綱領列於書目原序之後俾讀者知
其大要

一朱子之說散見文集語類或問等書者甚
夥今倣性理大全太極通書西銘附注之
例凡朱子語悉採入有數條文異意同者
從略

一所引太極通書西銘惟載朱子本解其他
說甚繁自有性理全書此不備載

二朱子說有不備則採先儒諸家說及葉氏
說補之葉說有未安或未盡則附鄙說足
之本文已詳明可不煩注釋者從略

一是書原有本注者加本注二字以別之
一諸條有字義姓名當釋者釋之所引經史
雜書閒釋一二其原文不盡載蓋是書非
爲幼學設不必一一訓詁讀者自能詳之
一近世新安汪氏佑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爲
五子近思錄施氏璜又爲之發明採薛敬
軒胡敬齋羅整庵高景逸四家語錄入注
各自成書此不能旁及亦恐後儒衍說太
多讀者易生厭倦也

朱子原訂近思錄書目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
過予寒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
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

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
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
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
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
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
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
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
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

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陽陰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

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
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
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
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
指若乃厭卑近而驕高遠蹠等陵節流
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
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

萊呂祖謙謹書

朱子答呂伯恭曰近思錄向時嫌其大
高去卻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

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
段又事親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
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
序卷中添御數段不知於尊意如何此
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
錄之後致丁甯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
○又日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
以至上呈恐有未安御望見教所欲移第
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答汪易
直日近思錄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
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櫳還珠
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
而輕讀之也○答宋深之曰熹自十四
五時得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兩家
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